

吴苏媚◎著



我的他

微雨的清晨，在甘南的小镇上，她想起梦里欧芹对她说的话，我们那里挺好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永远不会受伤害。

可是欧芹，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谓爱，就是给予对方杀死你的权力，如果你爱他，你就免不了被他伤害，怎么可能永远避免悲伤痛楚绝望这些呢。

我的她



无可言说的寂寞处处生花
拟歌先敛的人生默默凋零

上架建议：文学类

ISBN 978-7-80742-566-3



9 787807 425663

定价：20.00元

策 划：王士明 郝志安

责任编辑：吴山芳

特约编辑：符丝雨

装帧设计：罗筱庄



我的他

我的她

吴苏媚◎著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他，我的她 / 吴苏媚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0742-566-3

I. 我…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2779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hhz@bhzwjy.com

书名	我的他，我的她
作者	吴苏媚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符丝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566-3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755-28650090

目 录

没有人，生来就是完整的	1
在这美好而狂暴的世界里	25
我们这些两手空空的人啊	51
把她当做世上最美的玫瑰	74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93
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独处的能力	111
旅途尽头，星辰降生	132
她真的决意一个都不原谅	155
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谁	179
后记	202



没有人，生来就是完整的

傅善祥最近迷上一种状态，那就是站在天桥上看底下沪宁高速上疾驰而来的汽车。一辆辆飞一般的车子好像都向着她而来，随时能把她撞个粉碎，压过她的骨头，不动声色地继续飞奔，像一出轰轰烈烈的剧幕，最后却什么也没发生。

傅善祥并不会站太久，因为不相干的路人会认为她是疯子，她厌恶那些带着讯问神情的人向她投来的目光。

她很好，只是喜欢趴在栏杆上，看着在速度里有着巨大冲击力的世界。她忍不住想象自己从这里跳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最近的那辆车出于惊骇的本能急刹车，然后所有的车子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撞击，旋转。又或者她纵身一跃，所有的车子都无动于衷，沉浸在自己的惯性里。于是她的身体就像一件破碎的玩偶，反反复复被拆毁，

最终被车轮甩到路边。有人报警了，血肉模糊的她将会被抬走。

这只是一种想象，傅善祥知道自己不会死。

欧芹却是真的死了，葬礼简朴素净得等同于无。

料理后事的整个过程，傅善祥都没有哭，哭和流泪是不一样的，哭有声音，她只是安静地流泪，很自制地抹掉，告诉自己要清醒。

她与火葬场联系好了火化的日期，再找运送的车子。置办欧芹最后的衣服，并亲自替她略施脂粉，花圈也买好了，挑选了欧芹最漂亮的照片放大，一桩桩有条不紊。欧芹因为是脸着地，面容已经毁掉了一半，只有照片里的她依然巧笑嫣然。

傅善祥默默在棺前伫立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回头对工作人员说，可以了。然后欧芹被缓慢地推进焚烧间。

焚烧间的小窗前挤着许多人，他们号啕大哭，撕心裂肺。陆续有尸身被推入火炉，亲者悲伤的情绪被激发到最激烈的地方，知道肉身不在了，从此真的阴阳永隔。傅善祥觉得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有些晕眩，勉强站住。

殡仪馆这个奇异漠然的地方，竟也有这样好的阳光，周围充塞着隐约的哀曲，以及高高低低的悲号声，但在附近休息着的人们，也有笑声传来，甚至有人还带了宠物来。

这些大概不是至亲，而是沾亲带故出于礼仪而出场，心里并没有哀伤，遗体告别也几乎不看，低头走三圈了事。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她用欧芹最喜欢的藏式披肩细心地裹好了骨灰盒，紧紧地抱在



怀里。

骨灰盒上那张照片是当年韩先楚拍的，欧芹看着心上人，笑得如此甜美。

韩先楚第一次见到欧芹是在学校草坪上，一大群人坐着，韩先楚的老乡也在里面，大声喊他过去。晚风吹拂，夕阳残照，对面的女孩朝他看了两眼，唇边似有笑意。

那天晚上韩先楚洗完澡回寝室，小陶说刚才替他接了个女生的电话，对方没说名字，只是让他下楼。

韩先楚不明所以，趿了双拖鞋下楼去了。

在寝室楼前的空地上环顾一周，没看到什么人像在等他，略站了站便想回去了，不远处却传来一声“喂”。

一个瘦弱单薄的女孩坐在栏杆上，双腿略微晃荡着，黛色裙子，长长的。

韩先楚走过去，认出是草坪上坐他对面的女孩，是你找我？

她点点头，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叫欧芹，欧洲的欧，芹菜的芹。

韩先楚愣了会儿，忍不住笑了，可是我们并不认识。

现在就认识了，我叫欧芹，你叫韩先楚。

韩先楚笑得更厉害了，你把我的对白也抢去了，除了名字和寝室电话你还知道什么。

没有了，她从栏杆上跳下来，两手拍了拍，自顾自地走了。

韩先楚怔了会儿，仍然没有搞明白状况，于是追上去问，这是



什么意思?

她转头看了一眼韩先楚, 慢慢地解释道, 就是说, 我对你, 有点意思。

韩先楚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她又轻飘飘地走远了, 似乎原也不在乎他怎么想。

那次突如其来的表白就此没有了下文, 韩先楚再也没有得到那个女孩的任何消息。她既没有电话, 也没有再来找他, 韩先楚倒是举止走样了, 从不热衷于电话的他开始抢接电话, 在图书馆食堂大礼堂等地方留意她的身影, 那苗条瘦弱衣袂带风形如鬼魅的模样。

有几次见到她, 远远的, 她应该也看到他了, 但她的眼神从他头上飘过, 视若无睹, 搞得韩先楚心生迷惑: 她真的说过我对你有点意思这样的话?

为什么表白之后没有下文, 出现如此突兀, 而后又离奇冷淡, 似乎她原也不打算再有什么旁枝末节。韩先楚有些恼意, 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这种小事所左右。确实只是一件小事, 喜欢韩先楚的女孩有很多, 写信来的, 打电话来的, 当面示意的, 但大体上都有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韩先楚得婉转拒绝掉, 他拒绝了, 事情才算结束, 否则总有什么不应有的暧昧仍然存在着, 这让他有丝丝缕缕的念想。

旁敲侧击, 知道她喜欢去图书馆二楼翻杂志, 他也去了, 连去了三晚方才见到她, 她似乎刚刚洗完澡, 头发微湿, 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味。看见他时，她笑了一下，不闪不躲也不惊异，大大方方坐在他边上。

她翻阅杂志的速度很快，一目十行全无耐心，配图一律不看，文字亦不求甚解，五分钟后就换了另一本。

这么快？韩先楚发话问她。

我只看想看的東西，她再度坐下。

这回韩先楚又留意到，她竟是从杂志的最后一页看起的。

他笑，真是個不按理出牌的人。

兩人沉默地看了約有一小時的雜誌，韓先楚看完一本，歐芹已換了七八本。

韓先楚合上手裡的《台港文學選刊》，輕聲問她，吃點東西去？

她轉頭看他，好。

圖書館的白熾燈如此明亮，照得她臉上有一種奇異光芒，頂上淡綠色的吊扇以最慢的速度旋轉著，旋轉著，讓人心神不定。

他們起身離開圖書館，大概是節約電能的緣故，走道的燈一盞也沒有亮起，全是借了外面的月光，昏昏暗暗冷冷清清。歐芹右手搭著扶梯，慢慢地一步步摸索著。韓先楚站在下方等她，看不清嗎？

她“嗯”了一聲。

韓先楚伸出手，其實伸手的時候並沒有仔細斟酌，只是出於一種友好善良的反應，意識到其間的曖昧寓意時，想再縮手已經晚了。

歐芹將手交给了他。

很多年後韓先楚仍然記得那天晚上歐芹的手，是右手，纖弱冰



凉，她的手竟是如此这般的凉，一点也没有夏天的感觉，却也那么适宜地出现在夏天，似乎她真的是冰肌玉骨，清凉无汗。

他们相爱在夏天。韩先楚总觉得夏天是绿色的，处处皆是树影婆娑，偶有蝉声掠过，所见颜色中希望多一些嫩绿浅绿深绿，好让眼前一抹清凉，心生欢喜。

在烈日炎炎下，拖着欧芹的手，如果可以许个愿的话，韩先楚心想，自己一定是愿意时光永远停留在2003年的深夏，最初，一切只有美好，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试探、推敲，带着羞怯寻找对方的眼睛，唯恐出错而演砸了全部的对手戏。

大概所有人的恋爱都是如此，都希望人生只如初见般美好，这样就不会有接踵而来的伤害、背叛、挣扎、痛楚、哀恸、绝望……

欧芹最终也没有赢过自己，她对傅善祥说，有两个我：一个我想要好好地去爱对方，温柔和善，低眉顺眼，全部听从对方的喜好，以贤良淑德为美德，不别扭不任性不发疯；而另一个我，时时想要破坏周遭一切，兴风作浪，无事生非，具有来源不明的毁灭力，她用自戕的方式伤害无辜的人。善祥，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自己，我也不要做我自己，你明白吗？我打不过我自己，她总是赢，为什么她总是赢，她总是嘲笑另一个我？

那是欧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傅善祥陪着她一起哭，两个人就这样傻傻地哭了很久。

之后欧芹一直努力重建自我，那么艰难痛楚地，双手一颤，自我犹如一座泥土垒成的城堡，轰一声就倒塌。没用，一点用也没



有。如果她生来就不是完整的。

没有人，生来就是完整的。

与韩先楚分手后，欧芹去了西藏阿里，甚至没有知会傅善祥，似乎一切只是仓促的临时决定，在对阿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去了。

傅善祥对阿里的唯一印象就是孔繁森的事迹。

欧芹在信里说，现在已经到了西宁，淡淡的天气，可口的食物，这里离德令哈也很近。

她说，善祥，你记得德令哈吗？那首海子的诗。

怎么会不记得呢，她们多么喜欢海子，图书馆里有一本海子的诗集，两人就合伙专门借这一本，你还我借，我还你借，以至于这本书在她们手里保存了大半年。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晚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傅善祥不知同欧芹说什么好，想劝阻她回头，告诉她放弃学业是多么愚蠢的事，可有必要说吗，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放弃意味着什么。

高教授对傅善祥说，如果欧芹联络你，务必让她赶紧回来。其他同学也这么说，包括韩先楚。他找过傅善祥两次，对于她说的一无所知表示怀疑。

你为什么还要关心她的去向？是真的担心还是怕自己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善祥淡淡地问。

她是很想对韩先楚心平气和的，她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事情走到这一步，是鸟儿自己折了羽翼。但面对韩先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以犀利的语言发问。

韩先楚眼神里散发出痛楚。

爱情起先是一个人的事，幸运的话会变成两个人的事情，最终，爱情注定只是一个人的事。

欧芹有时会寄来没有落款的明信片，只能从邮戳上看出她的大致方位。

对于欧芹的离开，傅善祥是最在乎也是最淡定的一个，寝室里的其他女孩带着好奇的窥私欲，旁敲侧击想打探到更多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欧芹和韩先楚之间到底怎么了？分手的原因。欧芹又去了哪里？

她不给任何回应，生活秩序一切照旧，早上八点准时起床，一日三餐，上课下课，时间填得满满的。在食堂里一个人吃饭也很安然，并不会像其他女孩那样，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可怜而不安的事。

傅善祥喜欢一个人吃饭，自从欧芹离开后，她也喜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上课，一个人洗澡。在大学的最后两



年，她一个人平静度过。

深夜翻看欧芹寄来的明信片，再拿出地图来一一对照，用手指划出她走过的轨迹，如同自己也参与这一远行。

你好吗？傅善祥在心里轻声问。

过去的时光，她们亲如姐妹，往事历历在目。那年夏天，她大汗淋漓地拖着沉重的行李，爬到了五楼的寝室，最先看到的就是正在梳头的欧芹，只一个模糊的侧面就喜欢上她。她们相视一笑，她的声音很是动听，她说她姓欧。

有这个姓？傅善祥有些惊讶，我只知道有复姓欧阳的。

真有，她笑，改天给你看身份证。

她小小的脸埋在一头长发里，不够美，五官都生得平平，好在每个零件都长对了位置，合在一起有生动的灵气，尤其是眼神。傅善祥喜欢欧芹的那双细长眼睛里散发出来的气息，

似乎充满了无限倦意，又带着天真的好奇，凝望的时候凛冽深邃，微笑的时候又极其清澈纯洁，她像一只被遗弃在荒野的小兽，状似凄苦无助，却又充满了野生的顽强。

寝室里最漂亮的女生是黎艳书，活泼开朗，笑容明媚，对异性有吸引力，对同性有亲和力。黎艳书有时候很迷糊，经常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但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原谅她。

大学四年傅善祥没有恋爱，接过几封情书，不回，对方也再无音讯。跟颇有好感的学长去看电影，看了个战争片，因为对战争的理解不一样，出了电影院就一顿针尖对锋芒的辩论。当傅善祥侃侃而谈



后, 学长视她若怪物, 不知斯斯文文的女生竟然也看那么多军事书, 对于这样的女生要么觉得奇趣, 要么心生惧意, 学长是后者。

她还喜欢过一个年轻的助教, 喜欢他的原因是他莫名其妙说得一口漂亮的越南语, 虽然全系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也没有人真的听他说过。

终于有机会见识助教的本事了, 那次系里搞活动, 逼着他显摆一下小语种, 他躲不过去就清唱了一首越南民谣《Dem Lao Xao》。

宛若天籁, 傅善祥就为着这样的原因对助教产生了模糊的暗恋, 自己不敢去问这首动人的民谣叫什么名字, 就拉着欧芹的手恳求, 拜托一下拜托一下。欧芹跑过去向助教要答案。

Dem Lao Xao意思是冬季的雨夜, 欧芹说, 好像唱的是失恋, 很伤感。

傅善祥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暗恋, 为此还真的去买了学习越南语的书和磁带, 想要以此和助教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遇上不懂的也可以打着请教的名义去接近他, 傅善祥心里是这样盘算的。

还没等她把发音搞清楚, 就听说了助教是有女朋友的。傅善祥对偏僻小语种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虽然助教这个人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还是喜欢上了关于越南的一切。

有一次她和欧芹聊天, 她说, 越南是个奇异的国度, 和许多军事大国交过手, 尤其和美国之间更是充满了, 怎么说呢, 倔犟与坚韧。

嗯, 欧芹说, 美国人拍了几十年的越战电影, 将战争反思简直变成了某种祥林嫂式的文化史诗, 似乎输掉越战后, 美国人一夜间



长大了，也从此有了些历史，祖上也悲壮过。

你最想去哪里？

欧芹拨了下额前的头发，和你差不多，东南亚任何国家都可以，不要欧洲也不要非洲，太过文明的地方有冷酷感，太过蒙昧的地方又难以相融，东南亚刚刚好。

她们在某些问题上很相似，都喜欢自由安静闲适从容，不介意寒冷也不惧怕炎热。

不过还是有所区别，傅善祥认为自己将来是可以混迹于主流社会的，愿意遵守社会准则，也甘心把灵魂放在某个不可见的牢笼里，她对于这个世界有认可也有妥协，并确认自己需要被不断地打磨棱角，以此适应社会及他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

欧芹则认为这样不好，她不要。

其实关于这些她们并没有探讨得很深，大学时光，彼此还在岁月里左右摇摆，并不曾完全推敲出自己的模样。明天还很遥远，当没有遇到足以改变自身的人事前，未来如同天边的幻象，一旦生活中出现了致命的那个人那桩事，一切就天翻地覆，再也不同。

欧芹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韩先楚。

和韩先楚分手后，欧芹孤身去了远方。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应该去远方。失恋的打击给了她最大的动力，她终于有机会放弃现有生活，在列车尚未到站的时候跳下车，做真正的自己。

是的，失恋很疼，疼得如同被人用刀挖开了心脏，拿在烈日下暴晒，或是直接放在火上慢慢炙烤，生出了缕缕青烟，疼得说不出



话来，连哭都忘记了如何发声。

失恋很疼，而且这注定只能是一个人孤独地承受，什么都不能做，静静地把自己交给时间去凌迟。一天两天三天，号啕大哭，痛不能止，强烈地觉得自己已经碎裂了，再不能弥合，并且生出了自我毁灭的想法，只要痛苦能够不被自己所感知。

受过一周的煎熬后，泪水慢慢可以控制住，心念一牵便微微转过头，含泪告诉自己不想这件事也不想这个人，艰难地转移注意力。无论失恋有多么痛彻心扉，应该吃的还得吃，应该喝的照样喝，无论你挣扎得天昏地暗，外面的世界从来就无动于衷，时间最终会解决一切，将你的生命连同你所有的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

分手二周后，偶尔还会触景生情流一会儿泪，但已经能够坚强面对了，然后再用上点本来就应该有的理智来点拨——分手是正确的，他的决定英明无比，值得共同贯彻到底。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芹对于韩先楚提出分手有一些悲凉的感激，她想她一定是疯了。

她大概本来就是疯的，从来也不做杂志上那些无聊的测试题，因为无论做什么答卷她都知道，自己总能得到一个最坏的结果。每日与自我周旋已经疲惫不堪，怎么还需要借助这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再总结出那一个潜在暗处的自己呢？她一定是疯的。

她做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对于她的歇斯底里和神经质，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她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好端端的